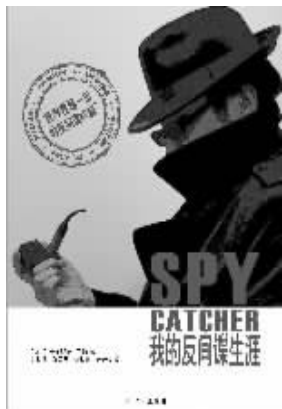


艺术商拿假画贿赂我,希望重获自由



奥莱斯特·平托 著
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奥莱斯特·平托上校,在三十多年的反间谍生涯中,抓获各类间谍无数,被称为“纳粹间谍的克星”。书中回忆了作者亲自处理的间谍案件:可怜的美女间谍、狡诈的双面间谍、可耻的卖国贼、骄傲的爱国者、勇敢的地下反抗者。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,平托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——间谍战,这场战争的紧张激烈完全不亚于炮火纷飞的真实战场。

[上期回顾]

两个混在“越界者”中的间谍,携带的钱上的号码顺序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其中一个间谍在我们不经意的问候中,脱口而出的回答暴露了他的身份。

谍战纪实

我历来认为酒会和聚会是一项鬼发明。可是,欧战一结束,有几次,我不得不出席这种令人难受的聚会。一次在海牙,我无法逃避,只得穿上最好的军服,带着万分不快的心情去出席。

百无聊赖的我,突然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,几乎靠在我的肩上,对我微笑。我不认识他,但他知道我的名字。他自我介绍他是范·阿斯滕上校,海牙外交秘书处的武官。我们谈了一阵,随后他让我看旁边墙上的一幅画。研究荷兰画家是我的业余爱好。范·阿斯滕对画家的研究也很有独到之处,我们聊得很开心。

最后,他邀请我去他的住所欣赏藏画,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。他的住所陈设简朴,在他的陈列室里,有很多饶有风趣的作品,然而,最吸引我的是一张与众不同的画,画面上是一个身穿典型的17世纪服装的少年。这是一件名副其实的艺术珍品,它起码顶得上阿斯滕全部藏画的价值,我见过这幅画。阿斯滕发现我的兴致很高,便问道:“上校,这是我藏画中的精华。知道作者吗?”“是费迪南德·博尔。”“对!我真赞叹你的鉴赏力。”“没什么!这幅画我十五年前就见过。这是林德尔的藏画吗?”“是的!现在仍属于可怜的林德尔。我是借来的。”“他怎么啦?”“你不知道?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!”“我最后听到林德尔的消息是在战争爆发前夕,那时,他很富有。”“后来就不行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”

他所讲的故事并不长。战前林德尔是荷兰最大的艺术商。在贩卖名画中,积聚了巨额财富,他总能以高价出售博尔的作品。但成功冲昏了林德尔的头脑。他耗巨资购买了一座城堡,并进行了豪华装饰,过度的排场把他推到了破产的边缘。为了确保财源,他不得不另打主意了。

战争爆发近一年后的一天,一场神秘的大火将林德尔的城堡付之一炬,里面有他珍藏的一部分名画。保险费很惊人。保险公司对起火原因进行了调查,林德尔以破坏和讹诈罪被捕,并受到了判决。荷兰被占领前不久,他得到人身保护令,跑到了德国汉堡,在那里一直呆到战争结束。盟军进入汉堡后,把他作为内奸和叛徒逮捕了。他被送到斯赫维宁根监狱。林德尔已在牢房关了许久,无疑,他将继续被关下去。

“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何叫他‘可怜的林德尔’了。假如你处在他的地位,当时该怎么办呢?一定会离开荷兰的。但是,他不幸地选择了一个敌对的邻国。”“你的话使我感到很遗憾,只是你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件事呢?”“这次谈话是由一幅画引起的。我想帮林德尔一点忙,也许你也能对他有所帮助。”

我没说话,疑惑地望着他。他慢慢吞吞地说:“我曾去监狱看过林德尔。谈话中林德尔说谁能帮他出去,他将重谢。”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范·阿斯滕意味深长地看着博尔的话。

“也许我没有很好地理解你的意思,是否你认为我会受贿?”“贿赂这个词太过分了。”“贿赂是个大问题。”“我是说,林德尔只不过想永远铭记你对他的帮助,只是对你的鉴赏力的酬谢。”“我不会把价值至少几百万的一件艺术品当做一件小小的纪念品。”“不错,博尔这幅作品目前差不多能值这么多。如果放在伦敦的克里斯蒂和家瑟拜的拍卖店,能值两万五千英镑。平托上校,我估计你不会是个富翁。”“你可以这样估计!”“我并不要求你昧着良心把一个罪人释放。林德尔不是罪人。确切地说他并没有同敌人进行过合作。我只是请你调查,上报,并尽快解决。只要你一句话,第二天他便可

获释。林德尔应当过一个较为舒适的晚年。”“如果你对我的要求仅仅如此,为什么要想到贿赂呢?司法工作进展缓慢,嫌疑犯很多,审讯人员又少得可怜。从原则上讲,我总是尽量加快审查。如果你仅仅对我说,他是一个你认为无辜的朋友,我可能对此案产生兴趣。但是现在,你却把事情搞得不好办了。”

“这是林德尔本人的主意。他知道你负责处理案件,并记起战前就认识你。在现实生活中,没有无代价的效劳。如果你肯帮忙,他自然乐于酬谢你。林德尔仍很富有。对你来说,这幅画是一笔财富,但对他来说,仅是他财富的一部分。你为祖国和盟国都已效力多年。但是,当你退休时,能得到一笔养老金吗?我想是得不到的。你是荷兰绘画大师的鉴赏家。难道……”他指着画继续说,“不仅有着它有无限的乐趣,而且也是一笔可靠的财富,不是吗?”

“听我说,范·阿斯滕,我赞赏你彬彬有礼地向我介绍这一情况,但我不会给人以笑柄。对我进行贿赂的,你不是第一个,但我都一一拒绝了。在我所从事的工作即将结束时,我决不会摔跤的。我该走了!”

我不是柏拉图式的唯心主义者。我越想到自己的傲慢,特别是联想到林德尔之案,就越感到内疚。林德尔一直在汉堡安静地生活,从未卷入过间谍纠葛。他曾与发了战争财的德国人做过几笔交易,但是,这只是为了谋生。如果案件澄清,他将获得自由。如果接受范·阿斯滕的建议,此时我将拥有这件价值两万五千英镑的艺术品,而又丝毫不会触犯司法权。另外,也没有军法禁止军官在完成任后接受一件礼品。

但是,此案也有反常之处。除了盲目的直觉外,某种东西使我对林德尔的慷慨馈赠产生了戒心。我觉

得,要得到答案,必须查看战前关于林德尔诈骗案的判决书。我用了整整一天去翻阅关于林德尔的消息。很幸运地在最后一页的末尾找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,一共只有四五个字。我满意地笑了,把一叠报纸放在满是灰尘的书架上,就去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。

然后,我去荷兰政府和行政机构所在地的海牙参加一个大会。范·阿斯滕也在场,喝咖啡时,我们俩面对面地碰到了。

“最近成交了什么艺术品?”“你永远是一位不可腐蚀的上校!我还没很好地向你道谢呢!”“什么?”“你一定还记得那幅博尔的画。你走后,我设法释放了我们的朋友。为了对我有所表示,他把那幅画送给了我。”“祝贺你!”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“这使我记起了它的原主人。那幅画第一眼看上去很漂亮,而实际上,只不过是件复制品。”

“复制品?不可能!你现在这样说,只是因为当时没敢接受它。”范·阿斯滕沉静的表情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“亲爱的范·阿斯滕,一个故意把自己的藏品付之一炬的人决不是君子。他缺乏灵魂!不值得信任!他完全可以欺骗一个帮助他的朋友。”“空话!”范·阿斯滕嘲弄地说。

“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。但你不妨也像博尔一样,读读保险公司鉴定官判决林德尔时的声明。林德尔抱怨大火毁掉了他许多艺术品,而实际上,他却把这些东西妥善地保存在安全的地方。为了让人信以为真,林德尔不得不把几件优秀的作品烧掉,其中就有博尔这幅著名的画。你手中的是一件复制品——一件出色的复制品,可能值一千先令,但绝对值不了两万五千英镑。我的朋友!这只是一件复制品!”

一个陌生人给王皓送了一张纸条

惊悚悬疑



韩殇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冯瑶跟着丈夫去探望未曾谋面的婆婆,在婆婆家的深宅大院里,她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宅子的阁楼里有一件美艳绝伦的旗袍,冯瑶偷偷试穿旗袍,被婆婆发现后,婆婆朝她发了一通莫名的怒火。随后,冯瑶受到突如其来的刺激,心智失常,竟然杀了婆婆……二十年后,相似的婆婆又在同一间宅子里上演……

[上期回顾]

老宅里突然来了一个很老的女人,手里还提着一颗人头,林岚看到后吓得连孩子都流产了。王皓和林珂因为喝醉一起去了王皓那里,但王皓醒来后发现自己跑到了陈洁死的502房内。

林岚住院一个星期,王皓每天过来陪着,所有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林岚,可她却吝啬得始终没能给出一丝微笑,哪怕是勉强地拉扯肌肉佯装幸福也懒得去做。王皓倒不在意,他看到林岚瘦削的身体,免不了心生爱怜。

他们直接回到长青路,林岚不在的这几日,王皓偶尔会过来看一下,但不会呆太久,这偌大的死气沉沉的屋子让他浑身不适,说不出的压抑。林岚大病初愈后首次下厨烧菜。她的菜依旧让王皓赞不绝口,只是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默,餐桌上坐着的明明是夫妻,却陌生得如同素不相识。

“你就不怕我在菜里下毒?”林岚一副认真严肃的表情,似乎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,吓得王皓端着饭碗拿着筷子定在那儿,“你还在为孩子的事生气吗?还是不能原谅我吗?”“我没生气!孩子的事与你无关!你……是不是喜欢上了别的女人?”林岚单刀直入,不依不饶地追问道,“是林珂吗?她一直用的是香奈儿,而你身上的香水味……不正是吗?”王皓也一肚子怒火,理智却将他的愤怒强压了下来,“我不想跟你吵架。我看……我还是回公寓住吧。”没等王皓把话说完,她狠狠地甩掉手里的饭碗,满心委屈地转身上楼,将自己关在了房间里,趴在床上痛哭起来。王皓上了楼,到了林岚的房门口,却没能推开她的房门。他想给她一点私人空间,而且现在两人要想好好坐下来谈已经是没有希望了,只能等时间来冲淡这一切。王皓仍旧下了楼,睡在沙发上。

他的身体突然感到一阵冰凉,毛孔不断扩张,流动的液体渗入皮囊。这不是沙发的柔软,倒像是泡在水里。一只手狠狠地将他的头按入水中,他猛地睁开双眼,自己竟躺在

蓄满水的浴缸!脊背下……该不会还是那具无头女尸吧?!他几乎跳起来,跑出浴缸,全身湿淋淋的,冷风吹过顿觉刺骨。“白旗袍,红旗袍……”谁在唱?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尖锐的女人的歌声。

“林岚,是你吗?”发颤的声音,王皓迈出浴室的大门。林岚蹲在楼梯口,手里的针线一针一针地将一颗人头缝合在一只黑猫的躯体上!“扯下长发穿针线,一针一线绣旗袍。”她“咯咯”地捂着嘴笑,那……那不是她的母亲——冯瑶的头颅吗?她“噤噤”地上楼,王皓只觉得毛骨悚然,她不是林岚!即便她有着和林岚同样的穿着,却没有林岚的气韵!她不是走回自己的房间,而是直直地深入昏暗的楼道尽头,脚步落在那间空置的旧房门口。“咚咚咚”,她轻叩木门。房间里根本没人,她敲门,谁会给她开门?惨人的“吱呀”声,门——开了!王皓全身的经脉绷到极限,一扯即断。冷汗从肌肤上肆意恣肆地压榨而出。

“王皓,你怎么了?”“林岚……怎么是你?我刚才……明明看到你进了这屋子……”“你没事吧?门锁都好好地在那里挂着,我怎么可能进得了房间?我又不是隐形人。你自己看,锁眼都被铁锈堵死了,即便有钥匙也没法打开。”“我在这儿多久了?”王皓询问道。他的思维很难再与现实联系,就像被某种神秘力量牵引,无法自主。

“五六分钟了,我是听到你手机的铃声才出来看看的。都快凌晨一点了,回房间睡觉吧。”她的鞋沾着黄泥,她离开过卧室,到过某个有淤泥的地方,或者经过某条泥泞的道路。她去了哪里?

林珂离奇失踪了。不管怎么找寻也不见她的踪影。刘涛气势汹汹地跑到王皓家吵着要人,若不是林

岚及时赶到,两个人肯定要动起手来。“王皓,你到底把林珂藏到哪儿了?”刘涛活像一只发狂的野兽,目露凶光,恨不得吃了王皓。“说话要有证据,林珂失踪了我们也很难。我藏她做什么?”“有些事当着林岚的面我也不想说,不过你自己心里清楚。”刘涛看了一眼林岚,又瞪着王皓。林岚不是白痴,自然听得出来刘涛话中的意思。

张警官的突然现身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。“早上有两个电工报警,在502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女尸……”“502房?你是说就在陈洁死的那间房里?”张警官点点头。他沉重地继续说道:“我们在尸体上找到一枚钻戒。”刘涛凑上前,仔细盯着戒指看了看,情绪激动:“这是林珂的戒指,是她的!”他笃定地重复了几遍。

依旧是那个弥漫着冷气的停尸间,一具被割去头颅的女尸停放在显眼的正中间。林岚别过头去,不敢看那惨不忍睹的无头女尸,但吐出几个字:“林珂的右手臂上有一个拇指大小的疤痕,小时候烫伤留下的。”张警官卷起女尸右臂的衣袖,一块褶皱的伤疤映入眼帘,刺痛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是林珂!谁如此残忍,杀了她不说,竟然还要割去她的头!头颅!王皓回忆起那晚离奇的经历,可他看到的是林岚提着母亲冯瑶的头颅走进那间空房……这两者会有联系吗?会不会林岚的母亲又从疯人院里逃了出来?!他支支吾吾、吞吞吐吐:“会不会……我只是猜测,有没有可能林岚的母亲……又逃出疯人院了……”

张警官拨打了一个电话,聊了几句,挂断。“冯瑶早上六点多被人接走了。”“谁?”“林珂!”时间霎时冻结,众人的目光凝滞失去头颅的林珂的残缺尸体上,一个已死的人接走了冯瑶?!难道是林珂的鬼魂

吗?

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雨。王皓走到窗前,宅子外面有一个人撑着伞呆呆地站着,隔着朦胧的雨雾他看得不太分明,那人不像是女人。这么晚了,会是谁?王皓似乎可以穿透烟雨看到一双正炯炯有神注视着他的眼睛,那双眼睛是要告诉他什么吗?那个人突然放下雨伞,淋着雨俯下身,捡起一块东西,扔到了院子内侧,一个没什么人会注意到的角落。王皓看得十分清楚,他扔下伞就是为了吸引王皓的注意力。那人比画了几个动作,完毕,仍旧拾起伞。渐渐消失在雾雨垂帘中,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

“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?”什么时候林岚站在了王皓的身后他竟然没有觉察,她端着一杯水和一颗药丸,递给王皓:“要是实在睡不着就服了这颗安眠药吧。”

王皓接过药,却并没有立即吃掉,如果是从前的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就将药吃了,但林珂出事后,林岚某些怪异的行为让他不得不藏有几分戒备之心,再者,她失去腹中胎儿,精神时常恍惚。王皓趁着林岚转身的空当,将含在口中的药吐了出来,迅速放入口袋。他又跑到院子里寻找之前那个淋雨的男人扔进来的东西,在满是淤泥的墙角发现了一个小塑胶袋。

林岚再一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背后,她努力地把手撑高:“你疯了妈?怎么突然跑出来淋雨?”王皓跟着她转身回了屋子。他的全身已经湿透,只能洗个澡换身衣服。王皓进了浴室,他故意让水“哗哗”地冲击着身体,慢慢掏出刚才塞好的塑胶袋,他怕被林岚发现,只能如此。撕开缠绕得死死的胶袋,一个信封,一张纸条:藏尸阁楼!他是谁?为什么要冒着雨送一张纸条?